

## 那一道坡

□秦钦儿

奔跑,奔跑,被山野的风撵着,黑夜巨大的手掌随时都会从背后突然袭来,终于累得跑不动了,只好手脚并用地爬,面前的坡又陡又长,没有尽头……无数次从这样的梦中惊醒,醒来双腿还是酸软的。

望城岗这道坡实在太陡了,它把乡村与县城彻底隔断。我们的中学就坐落在岗头上,过岗便是热闹的县城,我家则在岗北面的白石山脚下的鱼塘角,与学校相隔六里地,中间连着这道坡。

每一次上学都是一次爬坡。一过土地庙,远远就能望见教室一片灯火通明,在漆黑的田畈包围中特别显眼。学生仔从四面八方村庄角落里冒出来,拎着腌菜瓶一路狂奔,奔向那至高处的光明。我也在其中。这奔跑是一种规律,因为住校,学校规定只能在星期三下午最后一节课回家,目的是取下半星期的腌菜,除了因为留得住,家里也只有腌菜可带。星期天下午再带同样的腌菜返校,两瓶腌菜下饭要管到星期三。这样一来,我们都习惯了这一周两次的奔跑。然而时间总是不够,晚自习往往迟到。只好拼了命地跑,捂着肚子跑,下雨天赤脚拎着鞋跑。老远望见晚自习的灯次第亮了起来,心里只剩了急,脚却像灌了铅,全怨这三里长的坡,看着短,爬着长。近了近了,能望见教室里攒动的黑脑袋,一颗一颗地在灯影里晃。终于吃力地爬上了坡顶,缓过一口气,一身衣裳早汗透了。

至今还在疑惑,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支撑了当年腌菜伴读的苦日子?可当时一点也没觉得苦啊,或许因为大家都那样吧,所有的学生仔都吃腌菜,都那样跑,所有的家长都拿孩子读书不当正事,地里的庄稼才是要紧的,哪有闲工夫顾得上给孩子送菜?让他们跑去,跑跑又不是什么坏事情。粮食贱价、粮站打白条的年头,能供孩子上学就不错了。我好几个同伴因此被扯回了家,早早充当了劳力,或办了年满十六的假身份证上广东打工。无疑我是幸运的,

还能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还能一周规律地折腾那么两个来回。

渗着血汗的粮食变不了钱,可庄稼人的生活还得从土里抠,父母的辛苦可想而知。父亲种的几亩藕长势很好,一进入冬天,父亲就扑进藕池里,光着膀子一锹一锹地铲淤泥。白嫩的藕在泥里埋得很深,为避免铁锹伤了藕,卖不到好价钱,父亲就伸手到泥里刨,脸贴向泥面,大半个身子都陷进了泥水里,他总要刨到天黑透了才回家。母亲洗那些藕也要洗到深半夜,用稻草把子一节一节地刷,直到把一板车藕都刷得白白净净,像妇人浑圆的臂膀。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和母亲就拖着一板车藕上路了,父亲在前面拉,麻绳勒进他的肩脊,脸再一次贴近了地面,母亲在后面费力地推,他俩一前一后,一步一叩首地爬到城里赶早市。整个冬天,父亲天天挖藕,母亲夜夜洗藕,然后天天起早爬坡去卖藕。我无法想象,父亲和母亲用瘦弱的身体,是怎样一次次将那两百多公斤藕弄上望城岗的坡的。

后来,父母用一个冬天卖藕的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我不用再奔跑了。自行车的好处体现在下坡时,年少轻狂的我,从来滑坡不带刹车,在飞速下滑中享受飞翔的快感,耳畔只剩了呼呼的风声,挟带着一路的稻香、荷香,还有阳光烤过路面的柏油味,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哗啦作响,仿佛旁观飞翔的掌声……

自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我便经常做同一个梦。城市里没有坡,四通八达的水泥路宽阔平坦,可我睡在城里的席梦思上,总梦见爬坡。

离家好些年了,是该回去看看了。母亲欣喜地告诉我,进城的路修宽了,又铺了一层细石子和柏油,还通了公交车。父亲却抱怨,望城岗的坡越来越陡了,骑车上趟街太费力。父母计划买辆电瓶车,但遭到了我们的一致反对,电瓶车速度快,刹车也不灵,比自行车危险,何况父母年近八旬,反应也跟不上。我们建议他俩上街乘公交车,但不知他们是怕晕车,还是心疼钱,不再骑车的他们从此步行上街了,重新用脚去丈量那道坡。

还是常常想起年少时爬坡的那些日子,想起父母因我而爬坡的那些日子。而我,因为正当年轻,仍在爬坡,在梦里爬,在城市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爬,一步也不得懈怠。

人生,总有那么一道绕不过去的坡,就横在你跟前,或看得见,或看不见。

## 最后的陪伴

□夏真

凌晨四点,突然醒来,一幅色彩鲜明的图映入眼帘:满地飘落的桂花呈现着铺天盖地的金黄,中间躺着的是一枚黄绿色的叶子,这幅图是那么的明丽夺目、令人遐想,让你看着看着再无睡意。

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一幅摄影,它的题目是《最后的陪伴》。

桂花开了,然后桂花又落了。这是大自然设定的程序,每年如此,哪怕今年因为天气原因桂花绽放推迟,但花开花又落,应该做的一切照常进行着。

于是,小区里处处洋溢着满满的桂花味,人不经意地从树下走过,就会留下若有若无的幽香,没过几天工夫,满树的桂花渐渐落下,铺出了一地的金黄。无论是桂花开放还是落下,不约而同引来了许多摄影爱好者,前几天群里圈里看到的桂花图少说也有几十幅,有桂花盛开的,有满地落金的,有一树一树的,有独枝傲立特写的,更有人与花树亲昵的。

但《最后的陪伴》取材的却是落地的桂花与一枚飘落的叶子。或许正是这让我感觉耳目一新,若是一般人拍照,看到这枚树叶可能会特地去掉,因为构图必须要干净啊。而我感到作者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片落在桂花中间的叶子才触动灵感,从而构思了这个不落俗套的《最后的陪伴》。

可以肯定,当作者将它命名为《最后的陪伴》那一刻起,一向被大众公认的主角变了,从大家关注的熟知的桂花变成了不起眼的树叶,主题也变了,不是感慨桂花生命的短

暂,也不是赞颂它虽零落成泥却香如故,更不是故作高深地探讨着它飘落后是去做养料护根还是被扫入垃圾箱。这都是被N次讨论过的陈词滥调,作者重点要说的是:陪伴。请注意:不是一般状态下的陪伴,而是“最后的”陪伴!

“最后”,是那种笔端带着悲哀、伤感、悲壮,又带着些许无可奈何的情绪的词;“最后”,是用兼具着象征性的语言来表现自然界和人的宿命,大凡弄文字的人,一般很少去触碰这个字眼,即使要用,也会用得小心翼翼。

但是幸运的是,“陪伴”来了!陪伴,是一种愉快的意象,在这里,陪伴如一束光,有力地撕裂了那种由“最后”网住的黑暗,让你在那种深沉的无法逃脱的绝望中感受到光亮。陪伴的另一个名字是爱,是支持,是理解,是鼓舞,是默默相随,它是温情的。

是的,陪伴是温情的,世界万物,只要是活着,就有一种永不消失的需求,这就是千方百计找到知己,与之对话、交流,而最后的陪伴更浸满着大爱、悲悯与安慰,能得到这种慰藉,对双方都是难以形容的幸运。

真的很喜欢《最后的陪伴》,它的画面有着一种简洁自然纯净,使之显示着其形而上的意义的能力,虽然讲的是落花,但是哪怕到最后,落下的桂花也是端庄的,它气势浩荡,没有丝毫的颓废,它保留着最后的乐观与尊严,绽放着最后的辉煌。陪伴着的叶子则一如既往地恪守着叶的本分,默默无声,不离不弃,相依相偎,永远衬托着对方,永远不抢它的风头。

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作者在那枚落下来的叶子前驻足时,那敏锐的艺术感受、高超的摄影叙事,已经别具匠心地为长情的叶子,描述出一种意蕴深刻的文化现象——任何时候,陪伴,尤其是最后的陪伴,永远是我们隐藏在内心的童话般的追求,永远是生活中灿烂的阳光,永远有着无可替代的力量。

